

## 剪报集

寇衡

我有一本《剪报集》，厚厚的，一直存放在书房的书柜里，几次搬家都随我迁行。

这本集子是我的最爱，一块块剪纸虽大小各异、参差不齐，但都整齐地粘贴在统一尺寸的纸面上。它越粘越厚，内容也越来越丰富。以时为序，从黑发记录到白发，它汇聚着我半生的文趣和心声，也记录着我几十年来的艺术成长过程和与《洛阳日报》《洛阳晚报》结下的情缘。

犹记第一篇拙作见报时，收到寄来的稿费单，自是兴奋，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同伴一把夺过稿费单嬉闹起哄，我只好花费了几倍的稿费请客，大家皆大欢喜。在朋友的建议下，我将这篇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，夹在一本书中。夹得渐多时，便专门做了个硬皮大夹子，很厚，把之前所剪的报纸悉数粘上去，收藏起来。由少集多，也便养成了剪贴报纸的习惯。

最初，剪下的多是漫画，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些国画及小块文章等，就都排在一起。这些剪报多是豆腐块，一页上可以粘好几块。在剪报的下方，我逐一注明作品发表的时间及栏目，留下一些简单的记忆。

我在中央美术学院连环画年画系学习时，曾给《光明日报》画过连环画。返洛后，开始试着给洛阳日报社供稿，五六幅一个短故事，自编自画，文图结合，连成一条，正好印在报纸的下沿。这些连环画，我集了有几十条，内容不同，画风也不同。有写实的，有变形的；有勾线的，也有块面的。剪纸、画像砖、白描等，试用了不少形式，进行各种风格的探索。幸得编辑赏识，有时还临阵受命，帮助编辑画插图，特别是为父亲北锁老人的《书法漫谈》及叔叔北辰老人的《洛阳老话》配图，一段时间还曾连载于报端。

收入《剪报集》中的剪报，除了自己的画



《唐伯虎系列连环画》之一（寇衡绘）

作和杂文，也有应邀给朋友们写的艺术评论，还有朋友们写我的文章：如2008年1月18日《洛阳晚报》刊发陈小伟记者写的《寇衡：600幅工笔画演绎唐诗宋词》等，我都视如珍宝。

当年报社印刷报纸，程序很复杂。编辑定好稿件，文字要选字排版，图片得拍照制版，然后再同铅字图版一起上印刷机。有时去报社送稿件，见到车间里的熟人，便寻找几块印报后的废铝版，背后粘点小木块，在家作画时当闲章用，颇为有趣和方便。

后来，报纸初试彩版，我的国画作品有幸进入《剪报集》，成了其中第一幅彩色画作。而后，彩图便多了起来，逐渐占了《剪报集》的半壁江山。

我自小爱玩，生活中发现的趣事都记在脑子里，每每回忆，先跑出来的都是它们，叽叽喳喳地跳到笔下，便有了童年的故事。于是，《洛阳晚报》编辑约我作为《三彩风·童年拾趣》的专栏作者定期撰稿，在报纸上有了一方独特的天地。

时随情移，近年来丹青渐少，诗文兴起。既为专栏写手，虽滥竽充数，也不敢有辱使命，凑了不少拙文，虚占半幅版面。现在裁报，留成了整版，有自己的文章，也有同版的另一半，留作学习、参考。特别是同相熟的文友共处一版，便倍加珍惜。渐渐地，晚报《三彩风》版的文章竟集了一厚沓。

近年来，《剪报集》改成了《收藏夹》，移到了手机和网络上。因为所发的拙作又得“升华”，发到了晚报副刊的微信公众号“洛浦听风”上，有文字、有图片、有声音，能看能听，丰富得很。每当见到新作，便静静地先逐字慢读一遍，然后靠在沙发上轻点朗诵键，闭目聆听，慢品抑扬顿挫的朗诵和优雅配乐的旋律。听到兴起处，便忍不住拿起手机，转发给网上的朋友们听。

## 戴着耳环的小花

董灵超

一天，我惊喜地发现，这盆花，在线一样的细枝上，竟同时长出了两个花苞。凭着我与它们相处的经验，这两个花苞都营养充足，富有潜力，不久，它们定会为我带来盛放的惊喜。

立冬已有些时日，可这两盆在三月里走进我生活中的花，依然植株蓊郁，含苞待放。我为它们强劲的生命力喜悦、感动。

我不算是一个会养花的人，肥料也没给它们施过，只是隔三岔五浇点儿水。可它们像我一样，坚韧地、本分地珍爱着自己生命的光芒。它们是小株的粉色康乃馨，是今年三八节的时候，16级硕士生送给我的。当时它们粉扑扑的，开得热烈而朴素，像极了我的气质。

我网购了两个深长的白瓷花盆，把原来塑料盆里的营养土各分一半护住它们的根部，又从楼下寻了些普通泥土填充了周边空缺，两盆花就齐整地出现在我的窗台上。6月，15级一名硕士生毕业时又送了我一盆方竹——我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花园。

我自小就是个实用主义者，鲜少女孩子的点缀物与奢侈品，养花的时候更是不多。

我也没有谈过像样的恋爱。女孩子在年轻时多半都会得到男孩子的青睐和追求，她们会收到男孩子送的鲜花、首饰、化妆品……我从来没有。我甚至怀疑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根本不算是一个理想的女性，和浪漫、恋爱都发生不了关系。如果说我的生活还有一点儿浪漫的话，它一定来自我的学生，或者来自我的同学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到一所大学当了老师。第一个教师节，学生送了我一大束黄玫瑰——是塑料花，但非常美。我和那束玫瑰留了好几张值得回忆的合影。直到好几年后，我考上博士，离开了那处居所，它们也没有被我丢弃。

我结婚时，大学宿舍七妹为我精心挑选了一束鲜花，这束花成了我婚礼上的亮点。收到它时，我才想起——我居然从来没有为自己买过一束花。

可是，我又是那样地爱花。桂花绽放的时节，我会一整天一整天把自己放在花树下，连夜晚睡觉也舍不得关上窗。即使在平时骑车上班时，遇上路边花开，我也总要下车端详一会儿才舍得离开。

这两盆走到我生活里的花，为我带来了明亮和欣喜。如今，一朵花苞已悄然绽放，它几乎超过了整个植株盛花期所有花的身量，给人一种大器晚成的派头，而它旁边的另一个花苞也要绽放了，饱满圆润的蓓蕾亲昵地依偎着这朵早放的明丽花儿——它们的组合，乍一看，像极了一朵戴着耳环的小花。

忍不住，我要写点儿文字，记住它们这一时刻的美丽。

